

第七章 清代春色怨情史

一、皇太极对宸妃魂牵梦萦难自拔

自古以来，历朝的宫闱之中，常有风流天子、多情嫔妃的佳话。万人之上的天之骄子，可以拥有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其妻妾之多是可想而知的。但在这众多妻妾之中，也有皇上痴情的宠妃。清朝初年的“宸妃娘娘”，就是清太宗皇太极最痴迷的宠妃，他们之间的生死爱恋传遍了京都的里里外外。

三姨太三人共事一夫

当年皇太极的五宫后妃起居的寝宫，在今天沈阳故宫的凤凰楼上，仍完好地保存着。有一座坐东面西、五间硬山前后廊式建筑关雎宫，位于中宫清宁宫的左侧。关雎宫的屋顶铺满黄琉璃加绿剪边，正脊为五彩琉璃，琉璃上纹着火焰珠，两旁纹有展翅欲飞的凤凰和做前进状的行龙，小孩手臂般白净的含苞待放的荷花雕刻和四条垂脊均为五彩琉璃。这座建筑与中宫清宁宫基本相同，只是台基稍矮一些，这一点表明了关

雌宫主的地位和身份仅次于中宫皇后。皇太极在崇德元年七月初十这天,按照宫廷礼仪举行了隆重的册封后妃典礼,被封为‘东宫大福晋’的宸妃——海兰珠便是这里的主人。

关雎宫不设神堂,中间开门,这是与清宁宫不一样的地方。海兰珠所住房间,称为暖阁,别的房间为其余妃子的住所。这一点与清朝移都北京后,清宫后妃居东、西六宫,除各宫之主外,也有众多妃嫔随侍居住是相同的。一进关雎宫中门便可看到西、南、东三个方向铺成‘凵’字形的‘万字炕’,东炕有两丈六尺长,是三炕中最长的,南炕和西炕都是两丈二尺。另一间为暖阁,暖阁内有一个长仅一丈零六寸,宽仅六尺六寸,只可居两人的西炕。暖阁外还有西、北、东三铺的‘万字炕’,长仅一丈,宽不过五六尺。在这座面阔五间的宫室内,分成两个房间,共有七个床铺。其余三宫,如西宫麟趾宫,东宫衍庆宫,西宫永福宫都是一样,可见皇太极当时虽住在偏僻的东北,但是后宫的佳丽妻妾仍是不计其数。

皇太极虽佳丽不计其数,但他却只钟情于宸妃海兰珠,在她的身上倾注了夫妻间的全部感情。皇太极对海兰珠虽然不像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所说唐明皇对爱妃杨玉环‘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但他与宸妃海兰珠的生死爱恋,也是感天动地的。

宸妃海兰珠比胞妹布木布泰晚了八年嫁给皇太极。那么,皇太极为何先娶其妹,后要其姊呢?这段姻缘大约是在天聪七年科尔沁二妃来朝引起的。这年四月初,天气出奇的好,皇太极与诸福晋和王公大臣一起‘巡幸郊原’,停留于养息牧河旁休息。正巧遇科尔沁大妃偕次妃等到盛京拜见皇太极,

二位岳母都是贵客，皇太极因此盛情款待，并给了她们许多赏赐。这次女婿岳母相聚，为了亲上加亲，又商定了皇太极的幼弟多铎议娶大妃次女、皇后之妹为妻，皇太极将庄妃生的第四女雅图许配给妻兄吴克善之子弼尔塔哈尔这两桩婚事。虽然皇太极当面没有说要娶海兰珠，但因为此次海兰珠随母朝见，皇太极见她长得婀娜多姿端庄秀美，并且还有温良贤淑的盛名，使得皇太极顾不得已从博尔济吉特氏这个家族中已娶一后一妃，决定再将这位美女迎娶回来。次年十月，科尔沁亲王吴克善第二次将妹妹送到盛京与皇太极成婚。从此，在皇太极的后宫中出现了姑侄三人共侍一位丈夫的新鲜事。姑姑居中宫，享‘椒房之尊’，二侄女一为关雎宫宸妃，一为永福宫庄妃，她们三人备受皇太极恩宠。在她们姑侄三人之中，皇太极最宠爱宸妃海兰珠。

圆关雎宫主春风得意

海兰珠与皇太极成婚时已二十六岁，早过了豆蔻年华，但由于海兰珠冰肌雪肤，天生丽质，仍然是一副‘沉鱼落雁、闭月羞花’之貌，丝毫不亚于那些正值豆蔻年华的佳人。特别是她那贤淑的品德，成熟女性的美更富魅力，使皇太极偏爱于她。自从海兰珠入宫后，皇太极这位比她年长十六岁，已过不惑之年的君王和她情投意合，整日形影相随。崇德元年，皇太极按照以前帝王的惯例，对后宫妃嫔册封时，便以海兰珠‘秉德柔嘉，持躬淑慎，侍朕以来，壶仪攸著’，将她封为‘东宫大福晋’，后来位居四位爱妃之首。皇太极取《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的诗句赐海兰珠的宫室名为‘关

睢宫”，这个宫名不仅饱含了皇太极对海兰珠美貌的赞美，也表达了他对海兰珠温柔贤惠高雅品格的称颂。《诗序》中“关雎”一词的解释为“歌咏后妃之德”，满文的“关雎”二字为“~~滿清國母慈惠柔順~~”，意思为和顺温柔懂礼仪之人，可谓对她品德的赞美与褒奖，海兰珠荣封关雎宫主。宸妃海兰珠能成为众妃之首，不仅是因她美貌贤淑，还因她曾为皇太极生过一个皇子。在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曾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古语。而中宫皇后哲哲，曾为皇太极连生三女，却没生一个儿子。崇德二年七月，海兰珠十月怀胎之后，在关雎宫为皇太极生下第八个儿子。即使在中宫有子嗣的情况下，宠妃生子，都有可能成为太子，将来继承皇位，更何况中宫皇后入宫多年，却一直未产下龙子。此时爱妃生下皇子，‘立爱’也是合情合理的。

宫中还有一件奇事，就是七月甲戌亥刻夜半时分，海兰珠产下皇八子，已亥丑刻快要天亮时，皇太极做了一梦，梦见自己在太祖努尔哈赤前与大贝勒代善坐在一起，仰观天空，看见五彩斑斓的祥云，密密地重叠三层，祥云之上还能看见青天。皇太极想，天这么高，人怎么能看得清呢？代善也觉得奇怪。麟趾宫贵妃的养女淑济也曾对代善说，她曾看见火球从天而降，落入宫中，特别漂亮，起初感到很惊奇，后来也就不怕了。代善还没说完，皇太极便从梦中醒了过来。皇太极第二天便召集文武大臣为他解梦，大家都说，祥云托住青天，这是‘非常之贵征’，象征着皇八子为天降之贵子，将继承皇位。这当然是他们乱说的，或者是为立皇八子为太子而制造的舆论。

皇太极见爱妃产子，十分高兴，于是首开于盛京皇宫举行

重大庆典活动的场所——大政殿召集文武百官的先河，颁发了首道因皇子诞生而发的大赦令圣旨上写道：从古到今，君王生子都是喜事，必颁大赦于国中，这是先帝们比较重视的规定。今蒙苍天眷念，关雎宫宸妃生下皇子，朕举行这次庆典，就是想希望天下苍生均受此恩泽。除了焚毁宗庙陵寝宫殿，叛逃杀人，盗祭天及御用器物，毒药巫蛊，殴打祖父母、父母，兄卖弟，妻子诬告丈夫，叛党反国，白昼劫人财物这十条罪行外，如逃亡、遗失物件、被人认出后将物件归还原主，都赦免他们的罪行。

皇太极这次为宸妃之子举行如此隆重的庆祝活动，的确非同一般。因为在宸妃生子前已有皇太极在藩邸时娶的元妃钮祜禄氏、庶妃札彦氏、继妃乌拉纳喇氏、庶妃纳喇氏、侧妃叶赫纳喇氏、伊尔根觉罗氏都为他生过儿子。崇德三年正月，又有庄妃生第九子，这个儿子便是日后的顺治帝福临，麟趾宫贵妃于崇德六年又为皇太极生下第十一个儿子，取名博穆博果尔，后被封为襄昭亲王。永福宫庄妃与麟趾宫贵妃，虽然都是五宫之妃，地位极其显贵，但对她们生育的皇子都没有举行这么隆重的活动，很显然皇太极已将宸妃海兰珠所生的皇八子视为储君的候选人。不言而喻，这是皇太极‘爱屋及乌’的缘故。一时间，皇太极为庆贺宸妃生育皇子，颁发诏书大赦天下，成了轰动中外的重大事件。朝鲜国王李倧于崇德三年元旦，在向皇帝、皇后上贺表的同时，还向刚出生不久的‘皇太子’上贺表。笺文上写道：朝鲜国王臣李倧，恭逢崇德三年正月初一元旦，谨奉笺称贺者……皇太子殿下，德量渊冲，英姿玉裕……兹当端月之会，益增前星之辉……并为皇太子献上

如下礼品：白绵绸十匹、细白绢十五匹、黄色花席十张、皂青葛布十五匹、各式纯花席十张、满花方席十张、白纸五百刀、貂皮六张。

皇太极为海兰珠所生之子举行的隆重庆典，引来了八方朝贺，轰动了京城内外。崇德二年八月，海兰珠所生皇子刚刚满月，与皇太极有姻亲关系的一些皇亲国戚，还有一些归附的蒙古部落，都不远千里，一路上驱赶着驼马牛羊，驮载着各式各样的土特产品，日夜兼程，奔赴盛京，前来为‘皇太子’祝贺。皇太极也兴高采烈地登上崇政殿宝座，接见八方来贺的文武百官。据历史文献记载，这些官员是巴林部落的卫寨桑、阿玉石、毛祁他特，扎鲁特部的喇巴泰、内齐、戴青达尔汉、台吉寨冷、达尔马、沙里等，他们在贺表中称：巴林部落阿玉石等得知宽温仁圣皇帝诞生皇子，喜不自禁，特将这些礼物送来，表示祝贺。接着是阿霸垓部落得尔格尔、台吉塞尔札尔，乌朱穆秦部落台吉宜思哈布等行礼上贺表，然后是土默特部落的俄木布楚虎尔为皇太极行礼。朝见皇太极时，他们每人都献上表文以及礼物，以示庆贺。还有科尔沁部落土谢图亲王巴达里、固伦额驸班第、扎萨克图郡王布塔齐等，关雎宫宸妃诞生皇子，派官员送来貂裘、牛、马、貂皮等物品。还有外藩东鄂多斯部落济农、蒙古翁牛特部落多罗达尔汉戴青、巴林部落满珠习礼、四子部落大尔汉卓礼克图俄木布等都派人送来礼物，以示祝贺。此时的皇太极，开疆拓土，在东北可谓一带霸主，加上爱妻生子，一切事情都很顺，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为了表示普天同庆，他设宴于崇政殿、清宁宫，于是两宫出现了空前热闹的景象。

红颜命薄撒手归西

俗话说：“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崇德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这个被视为“天命神授”、幼小而高贵的生命，却在来到这个世界不足一年便不幸夭折了。可以想像得出皇太极失去儿子后是多么的悲痛。但是，他毕竟是一国之君，是一位“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他抑制住了心中的痛苦。何况他还有七个儿子，而且庄妃布木布泰两天之后，又给他生了一位皇子。庄妃也是他十分喜爱的妃子，虽不及其姐，但也是四大妃之一，因而庄妃生子也是对他的一个安慰。但是，海兰珠作为一个母亲却无法承受失去儿子的打击，可爱的小皇儿生前的一笑一哭，时时在她的面前出现，使她魂牵梦萦。由于悲伤过度，她不久便身染重病。皇太极除劝慰她外，还册封她为“贤妃”，赐仪仗，以便能够安慰她。但是，这一切都无法将她痛失爱子的心病治好。不多日，海兰珠便追随她的爱子去了。当时她只有 16 岁。

宸妃海兰珠病重的时候，皇太极正在前方率军打仗。崇德六年九月，明蓟辽总督洪承畴率领 15 万大军增援山海关外明军事重镇、兵家必争之地锦州。因为明军一旦失去锦州，山海关便会被攻破，京师也就难保；当然，清军要想入关，也必须先夺取锦州。因此，皇太极御驾亲征，驻军松山城外。然而刚过十二天，便突然传来了宸妃娘娘病重的消息。在这两军对垒的危急关口，作为三军统帅的皇太极是不应该离开阵地的。但是，他实在放心不下病重的爱妃，为此他立即召集王公贝勒、八旗固山额真，还有参战的外藩蒙古科尔沁卓礼克图亲

王、宸妃的哥哥吴克善、巴图鲁郡王满珠习礼等开会，最后他命多罗安平贝勒杜度、多罗饶余贝勒阿巴泰和固山额真谭泰、阿山、叶克书、准塔巴图鲁、何洛会、马喇布、巴特玛等围困锦州，命多罗贝勒多铎、多罗郡王阿达礼、多罗贝勒罗洛宏、固山额真宗室拜尹图、宗室公艾度礼、多罗额附英俄尔岱、库鲁克达尔汉阿赖、恩格图、伊拜等围守松山，命令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外藩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巴图鲁郡王满珠习礼等围守杏山高桥。部署妥当，皇太极次日卯刻天刚亮，便马不停蹄地返还盛京。四日后，皇太极刚抵达距离沈阳城不远的旧边驻蹕歇宿，当夜一更时分，便有盛京皇宫派人来报宸妃已病危。皇太极听后，立即下令连夜赶奔盛京。同时，派大学士刚林、希福等快马急驰，先行回盛京。此时的皇太极，已是热锅上的蚂蚁，真希望能一步赶到爱妃的身边。五更天，天还没亮，皇太极刚到盛京城，宸妃娘娘病逝的消息就传来了。很可惜皇太极与海兰珠没能见上最后一面。皇太极得到消息后，悲痛不已，跑步进入大清门，直奔关雎宫。当香消玉殒的海兰珠遗体出现在他面前时，皇太极实在压制不住心中的悲痛，大声痛哭起来。一时间，清宫中上上下下哭得天昏地暗。诸王大臣面对此情此景，只得跪地劝皇上节哀。经诸位大臣劝导，皇太极才停止了痛哭，下令厚葬宸妃。

灞内艳妇英雄气短

皇太极与海兰珠情深似海，虽然两人希望能白头到老，永生相伴，然而清初战乱，皇太极不得不以国事为重，驰骋疆场，东征西战，这样一来，与后宫之中的娇妻美妾也很少有机会聚

在一起。皇太极出征前，宸妃已得了重病，没想到这次短暂的分离竟成了两人的诀别！因而，宸妃之死，对皇太极精神上的打击实在太大了。他由于思妻心切，不久便得了重病。自此，皇太极结束了他四十余年的戎马生涯。两年后，皇太极也在清宁宫病逝。可惜皇太极虽贵为“天子”，却无法逃脱情爱的重负，最终为情而亡。

爱妃的丧事当然要办得隆重，这样才可安慰海兰珠在天之灵，这也是皇太极最后能为宸妃所做之事。宸妃的葬礼办得非常隆重，仪仗的队伍相当庞大，宸妃的棺木暂时安放在盛京地载门的五里外殡所内。皇太极亲自与各位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固伦公主、和硕福晋、和硕公主、多罗格格以下，梅勒章京、命妇以上祭祀海兰珠，并亲自在海兰珠灵前为她敬上了三杯酒。当时都察院参政祖可法等见皇太极悲伤不已，便上前以皇上乃“万乘之尊，中外仰赖”；“今皇上过于悲痛，大小臣工不能自安”，劝皇上要“自保圣躬，勿为情牵，珍重自爱”。皇太极从宸妃殡所回来后没有入宫，而是在临时搭设的“御幄”中居住，以表示对宸妃的怀念和哀悼。宸妃死后，皇太极悲痛不已，整天茶饭不思，甚至昏倒。这可把皇后、妃嫔及诸王大臣吓坏了，他们赶紧求助神灵保佑，并多次进行医治和劝慰，皇太极精神才有所好转。后来他也醒悟过来，意识到“天之生朕，原为抚世安民，今乃过于悲悼，不能自持。天地祖宗知朕太过，以此示警。朕从今当善自排遣也”。

然而，对宸妃的思恋，仍使他无法自拔。自从宸妃死后，皇太极经常请来法师道士为她超度亡魂。他为海兰珠举行的祭奠有初祭、月祭、大祭、冬至令节祭、甚至岁暮祭祀祖宗山陵

时亦遣官致祭。皇太极在初祭、大祭时，总是率领王公大臣、公主、福晋、命妇等来殡所祭奠海兰珠，宣读祭文，称赞宸妃生前‘辅佐椒庭’之美德。皇太极于第二年十月，追封宸妃为‘元妃’，还举行了隆重的追封礼仪，并亲自率领诸位亲王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固伦公主、和硕福晋、和硕公主、多罗福晋、格格等以下，梅勒章京、命妇以上前来祭奠。当时正好宸妃的母亲科尔沁贤妃及宸妃兄长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额驸巴图鲁郡王满珠习礼等也来祭奠海兰珠，皇太极命内大臣侍卫陪同贤妃到地载门外的宸妃殡所。贤妃看到女儿的灵柩，想到自己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年纪轻轻就离开了人世，不免伤心欲绝，在海兰珠棺木边哭了很长时间。海兰珠的哥哥吴克善为海兰珠流泪祭酒。祭奠完毕，王贝勒及群臣都有秩序地站立一旁，听太监宣读追封宸妃的满、蒙、汉三种语言的圣旨。圣旨中写道：“奉天承运，宽温仁圣皇帝制曰，惟尔关雎宫宸妃，秉德柔嘉，持躬淑慎，侍朕以来，壶仪攸著。崇德元年敕封尔为关雎宫宸妃，今仿古典，复加追赠，崇称隆号，慰尔幽灵，懿德徽音，扬于后祀，追封为敏惠恭和元妃。庶几有知，承我休命。”

接着宣读了皇太极亲笔为海兰珠写的祭文，祭文写得情真意切，让众人感动不已，祭文写道：“尔元妃侍朕有年，克娴内则，敬助中宫，不意中道薨逝，朕心追悼，用备祭物，以荐馨香。又命喇嘛僧道，礼佛诵经，灵其有知，尚克祗承。”读完，皇太极亲自为海兰珠祭酒三杯。然后依次是满汉诸王大臣、外藩蒙古王贝勒，朝鲜国王二质子及内大臣以上，为海兰珠行祭奠礼。对宸妃丧礼，皇太极每次都亲自祭奠，每次祭祀他都会

伤心地哭一场。据历史资料记载,每逢九月十八日,宸妃小祥这天,皇太极便命令侍卫带上祭品,与众后妃前往宸妃殡所祭奠,皇太极又会大声痛哭。他还在祭文中写道:“敏惠恭和元妃,今以尔小祥,不胜哀思,特备祭品,施以敬意。纸钱两万、纸镲五万、各色整纸一万、牛一头、羊八只、席二桌、酒十瓶、搓条饽饽两槽盆、豆面剪子股两槽盆、米六斗、炒面一斗。”这些物品是早期满洲祭礼中的所有祭品。

海兰珠的丧礼办得与其它妃子是有所不同的,来吊唁的人也很多,如归化城章京古鲁格,乌朱穆沁部落苏勒亲王多尔济济农等,苏尼特部落腾机特、科尔沁国绰尔济额驸下毛海叶尔登、四子部落达尔汉卓礼克图俄木布、奈曼部落达尔汉郡王子巴达理额驸及公主、达尔汉诺颜、阿霸垓部落卓礼克图郡王多尔济额荊格诺颜、苏尼特部落叟塞济农等均为海兰珠的丧礼送来了骆驼骏马、绫罗绸缎作为祭品。朝鲜国王在九月二十九日,以宸妃小祥派礼部侍郎安献正,进贡五张貂皮、十五张狍皮、三十张水獭皮、三十张绿斜皮、五百刀纸、百斤苏木、十匣胡椒、十匣干姜、十匣生姜、十五匣核桃、十串房鱼、十条八尾鱼。

纒附宸妃爱不能舍

宸妃死后,皇太极整天伤心欲绝,大臣们只好请皇上出外打猎散心。因为满族王公善于骑马射箭,经常以追逐獐狍野鹿为娱乐活动,所以,他们见皇太极因丧爱妃而悲痛时,便想劝他出猎,以化解心中悲痛。在离沈城不远的蒲河、叶赫等地便有射猎的场所,但是,宸妃的殡所就在城北,皇太极每次出

猎时都要路过此处，每次他都会在宸妃的灵柩前哭祭，悲痛不已。王公大臣本想请皇上外出射猎来消除他心中的烦闷，不想反让他更加伤心。史书中记载，有一次皇太极在众人劝慰下‘往猎于蒲河，己未，上回銮，过宸妃殡所，哭之，酉刻还盛京。’看来，皇太极对宸妃真是情深似海。

皇太极把宸妃的去世当成了大清国的‘国丧’，就连元旦大典也停止举行。他于崇德七年元旦降旨：“敏惠恭和元妃丧，免朝贺，停止筵宴乐舞。”后来承政官索海、贝勒罗洛宏由于在宸妃丧期寻欢作乐，被严厉处置。事情是这样的：皇太极召诸王、贝勒、贝子、公、固山额真、议政大臣等入清宁宫，责备他们不务政事，对属下管束不严。王公大臣们便揭发有官兵临阵脱逃、冒领军功等罪状，其中有人揭发承政官索海在敏惠恭和元妃之丧，竟让祖大乐俳优至帐内吹弹歌舞。大臣们认为索海应该被处以死刑。奏明皇太极后，皇太极宽心仁慈，免去其死罪，但解除他梅勒章京的职务，将一半的家仆给护军统领图赖。宗室贝勒罗洛宏也因对宸妃的丧祭不尊重而被罢免了贝勒爵位。开始，甲喇章京席尔丹、阿津侍卫、敦珠侍卫等告多罗贝勒罗洛宏，在敏惠恭和元妃丧祭时，在锦州军中，命令一名叫雅尔代者演奏歌舞，并对皇上优待大汉官员表示不满，本应论罪，但皇太极念他‘愚蒙无知’而没有降罪。不曾想，罗洛宏听皇太极说他‘愚蒙无知’而大为恼火，并四处散布流言，结果被法司申办，决定罢免他的爵位，并罚银三千两。皇太极念其身为宗室贵族，只罢免了他的爵位，而没有进行别的处罚。在清朝爵职中，多罗贝勒位居第三显爵，仅次于亲王，而他却轻易丢掉了‘乌沙’，其中最关键的罪状是因为他在

海兰珠丧礼之期进行歌舞。可见皇太极对海兰珠的重视到了何种程度。

崇德七年四月，松锦大战传来喜讯，关外四座重镇全部归属清朝，挥师入关已经没有障碍，逐鹿中原指日可待，这件喜事圆了皇太极多年来驰骋疆场、占领中原的美梦，也完成了太祖努尔哈赤的遗愿，并且皇太极还俘获了明蓟辽总督洪承畴、总兵祖大寿等明朝重将，使清军犹如盲人得一引路之人，更是可喜可贺。皇太极因此在崇政殿大摆酒宴，庆贺胜利。然而，战争胜利的喜悦，仍不能冲刷掉皇太极丧爱妻之痛。爱妃之死的阴影，时时刻刻在他的脑中浮现，常常使他睹物思人，伤心欲绝。即使在这举国欢庆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心情穿戴视朝衣冠，更没有赴宴赐酒的心情。为了避免新归附的洪承畴等明朝重将心生疑虑，皇太极只好进行解释，“盖因关雎宫敏惠恭和元妃之丧未过期故耳”。

海兰珠死后，皇太极整日伤心不已，身体日渐衰弱。后来竟连日常朝政也不能处理了，只好将政事交给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袞、肃亲王豪格等处理。到了崇德八年元旦，宸妃丧期已过，应该照例举行元旦庆祝等活动，却因皇太极身体不适而免掉了上朝贺礼。皇太极到了四月份，病势更加严重了，众人只好命人“禱于盛京寺庙”，希望神灵保佑能挽救他的生命。后来的几个月里，他的身体时好时坏，但是最后还是病逝。崇德八年八月九日，皇太极死在清宁宫的南炕上。人不会没病而离开人世，况且皇太极当时只有五十二岁，怎么会没有病而离开人世呢？尽管至今史学界对皇太极的死因没有定论，但有一点毋庸置疑，宸妃海兰珠的死，是皇太极死亡的

重要原因。

二、洪承畴被文皇后 “诱奸”无奈投降

儒将自命风流

闯王李自成占领安徽凤阳，烧了皇陵，到处屠戮百姓，这消息很快传到了京中。崇祯便穿着白色衣服，设祀祭奠，并趴在地上，纵情大哭道：朕在位之时无道，天降灾难，致令泉下列祖列宗，遭贼的作践。朕死无颜对太祖高皇帝，更有何脸面见先哲贤人？崇祯帝连诉带哭，越哭越悲伤，旁边侍祭的大臣，如魏藻德、钱谦益、孔员运、贺逢圣、薛国观等，以及内侍宫监，无不泪流满面。乾清门愁云笼罩，祭台上的红烛光焰都成了惨绿色，好像也在那里悲哀一般。这时殿外忽然狂风骤起，吹灭祭祀所燃的红烛，就连案上列着的历代祖宗皇帝圣像，也都被狂风横扫在地，群臣无不目瞪口呆。崇祯帝长叹一声：“天屡降灾，贼盗四起，国恐将不国！狂风把祭烛吹熄，分明是不祥之兆。”说罢愤愤回宫。

过了一会儿，内殿传出谕旨来，命洪承畴督师讨伐贼盗。这旨意颁下，洪承畴方视师天津，得知圣命即移檄江淮，调总兵左良玉、边大绶两支人马，一支向东，一支向西。承畴亲自

率领大军，杀向正面。李自成的人马，原都是些乌合之众，怎经得左良玉的一路人马，个个身强体壮，只一阵左冲右杀，李自成便大败而逃。左良玉和边大绶四面围将上去，把李自成所有的劲旅几乎杀光。李自成只领得十八骑，拼死冲出重围，逃往河南一带去了。这里正在大杀贼众余孽，安徽快要剿尽乱军，忽然上谕下来，召洪承畴立马进京。洪承畴不知是何等紧要军情，及至到京觐见，才知是满洲的太宗皇帝，改国号为“大清”，以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清太宗由于征战察哈尔，顺道攻入大同宣府一带。巡抚张凤翼，上疏告急，崇祯帝召洪承畴而谕，并授他经略史之职，令其马上出师，增援大同宣府。洪承畴奉谕退朝，回到自己的私第中，命家人们设香祭祖，又召集妻妾子女，和她们一一诀别。这时全家大小，惊慌诧异，不知洪承畴是什么用意。

说起洪承畴，本是明朝一个名士，军事上很有见识。至于文章学术，也可称得上精深。总而言之，似洪承畴这般人物，在明末时代，已算得是不可多得了。洪承畴执掌帅印，出入军中，他自谓儒将风流，以古时的名将自诩。他的一生，也没有过于失德的地方，只是贪恋女色，所以家里的三妻四妾，一个个花容月貌。洪承畴原可以优游家居，安享其艳福。怎奈国家内忧外患，洪承畴既承担了督师的重任，只得驰骋疆场，以致家中的艳姬美妾，香衾独抱，大有悔教夫婿觅封侯之慨了。洪承畴有个爱妾曹氏，芳名叫阿香，洪承畴最宠爱她。当洪承畴应召进京时，一夜正在驿馆中睡着，见阿香婀娜地走进来，见了洪承畴，轻轻跪下地去，泪流满面道：“妾今要和相公永别了！”

洪承畴听了，大吃一惊，慌忙去拉她，又忽然不见。洪承畴大叫怪事，惊醒过来，却是一梦。他从榻上一跃而起，听谯楼正打着三更，案上的灯火，忽明忽暗。洪承畴一面剔亮了擎灯，细细地推敲梦境，想来绝非佳兆。又想阿香是自己爱妾，奉谕剿贼，转眼已是半年多了，家中好久音信全无，难道阿香有什么三长两短吗？洪承畴在馆中，胡思乱想，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看看拂晓已至，公鸡长鸣。洪承畴便披衣起身，草草地梳洗好了，唤起从人，匆匆上马。这时洪承畴真想一下子飞到家中，所以快马加鞭，昼夜兼程。

圆阳别阿香欲难消

没过几天到了京中，一口气跑到私第，家人们见主人回来，自然夹道迎接。洪承畴也没有心思和他们寒暄，三步并作两步地跑入内院。见阿香正斜倚在一张绣椅上，一个丫环，替她轻轻地捶着腿儿。她见洪承畴进来，也不起身，只略略点了点头，嫣然微笑。洪承畴这时细瞧阿香玉容惨白，病容满面，不觉大惊失色，急忙问道：“你脸色很不好，是否冒了寒了？”阿香摇摇头道：“没有什么病，只是胃口不太好，不想吃饭就是了。”洪承畴说道：“可曾医治没有？”说着便挨着阿香坐下，一手搂了她的纤腰，嘻开着嘴，呆呆地望着阿香，等她回答。阿香扭过头说道：“那是妇人家常有的小病，羞煞人了，怎好意思去对医生说？”洪承畴被弄糊涂了，笑着说道：“什么病不能告诉医生？医治百病，有甚害羞？”阿香也笑了笑，附着洪承畴的耳朵，轻轻说了一句，说完一头钻进洪承畴的怀里。洪承畴眉开眼笑道：“我当是什么绝症，害得我牵肠挂肚。你早告诉我，

我就不会这样着急咧！”

原来洪承畴是三十五六岁的人了，家里妻妾成群，婢仆如云，一直让他头疼的，就是膝下无子。现在听得阿香说，腹中已有七个月身孕，洪承畴乐不可支，眉开眼笑，笑得阿香粉面红霞飞，在洪承畴的身上，狠狠地拧了一把道：“你总是大呼小叫的，被人家听见了多不好！”洪承畴更笑得前俯后仰：“这不是瞒人的事，早晚要被别人知道的，怕什么？”两人正在打趣，忽见外面的门役，飞快跑进来道：“曹公公求见。”洪承畴赶紧让阿香回避了，自己出去迎接。

司礼监曹化淳，昂首阔步跨进二门来。一眼瞧见洪承畴，便带笑说道：“老洪，你倒自在。皇上有旨宣你去商讨大事，快随咱走吧！”洪承畴诧异道：“皇上怎会晓得我在家里？”曹化淳笑道：“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你刚刚策马进了天安门，恰好被王承恩看见，便去奏知皇上。皇上在便殿中等你等得急了，才命我来召你的。”洪承畴这时不敢怠慢，跟着曹化淳去拜见崇祯帝。三呼礼毕，崇祯帝给他看宣大的警报，并谕令即日督师，开赴宣大。洪承畴领旨出来，心里尽管不高兴，但皇命难违，只得垂头丧气，一步一步地踱回家中，和妻妾等洒泪话别。阿香忍不住说道：“相公往昔督师剿贼，总是干劲十足。此番奉谕回来，怎么说出如此话语？”洪承畴叹口气道：“你们根本不知，由于边地的人马大半是战败的无能之辈，上阵时不堪一击，就想着各自逃命，不像江浙诸镇的人马，训练有素，去剿除那乌合的贼兵，当然有几分把握。如今满洲正是骁勇善战的时候，倘若带领这些残兵和他作战，不是白白送死吗？此番督师出兵，真是凶多吉少。万一祖宗庇佑，得平安归来，